

4-7-1964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出六版

每份售價 10¢

Lower-head Printed by Central Printing Co., Singapore.

南大各州代表大會、理事會今日開會 學生日前絕食抗議大逮捕

上星期六中央政府採取極端措施，三更半夜派了數十輛鐵錘車、警車、以及數千名軍警，闖入南大寧靜的校園，逮捕五十餘位南大學生，此舉引起校內外廣大人士之不滿。

南大教務會議於前天下午舉行臨時會議，對逮捕事件表示關懷，並通過三項決議，其中一項為：請政府對被捕學生於慎重考慮，如無特別嚴重事情，望能早日釋放。隔日南大畢業生同學會亦發表聲明，支持教務會議決定，請政府立即釋放被捕者。

星期一下午，數百名南大學生集合於南大學生樓，展開絕食行動，抗議政府無理逮捕行動。但是，有關絕食的新聞一概被政府下令不得刊登，當晚十時許，一些報館的記者由於不滿政府的這種行爲，紛紛打電話上南大報告新聞被禁鎖的消息。

政府害怕人民知道事情真相，對新聞的行徑，並不能完全將社會人士蒙在鼓中。星期二早上，當絕食的消息傳到坡底時，大批的南大學生紛紛趕回學校，參與絕食抗議行動，而家長、校友，亦絡繹不絕，前往學生樓慰問絕食的學生。

學生的絕食行動，體現南大學生團結的力量，以熱愛南大的崇高精神，博得社會人士的深切同情。南大理事會副主席劉玉水老先生亦從檳城趕到星洲。在星期二下午到校巡視，並在學生樓向絕食的學生發表談話。劉先生是一位熱愛民族教育的老前輩，爲民族教育而奔波，數十年來如一日。他勸同學借託理事會的處理。

學生會代表陳述了同學的六項要求：

- (一) 要求理事會和校方促請當局立即公佈被捕者名單。
- (二) 要求理事會與校方促請政府重新檢討被捕同學的案情，並於早日釋放。並且希望理事會當局或校方派代表探詢被捕同學。
- (三) 在尊重大學自主權之原則下希望理事會和校方拒絕政府任何無理開除同學的建議。

如希望理事會繼續秉承創辦南大原意，堅持南大作爲民族大學的實質。

(四) 要求理事會呼政府不再進行類似無理逮捕行動。

(五) 希望校方同情被捕同學之處境，延聘律師代爲處理有關問題。

劉先生表示：校方一定對此次逮捕事件，好好處理。學生會代表乃宣佈結束絕食行動，並表示將與理事會保持緊密團結，共同促使政府早日合理解決同學的要求。

這次的逮捕事件，預料將會在

今日召開的南大各州代表大會上提出研討。今一的代表會將由陳六德先生主持，而理事會會議亦將在代表大會後進行。這次會議關係南大今後發展重大，因此，政府在會議之前便採取斷然的逮捕措施，同時，本州政府亦發表威脅性的聲明，“語重心長”地“暗示”南大理事會們不得違抗政府改組南大的“意旨”。而巫統的某些支部重要負責人更危言聳聽，要中央政府關閉南大。而一些在最近才成立的南大畢業生和學生團體，更在兩大各州代表會議前發表了一連串的聲明，制道“輿論”。

令人關心的是，南大莊副校長在最近提出辭職，對這件事，市民更是議論紛紛，有人傳說政府曾通過某些人士，威脅副校長辭職，否

(轉入第四版)

秘書長回到漳宜

黨秘書長林清祥同志上星期被政治部人員帶到一間特別舒適，有各種現代化設備的廳房子(可能是羅敏申百貨公司樓上)，和被反動政府當爲神化的所謂“洗腦專家”海德生活了四天。

這位海德“專家”代表了反動當權者的意旨，要林清祥同志“放棄”政治活動。他說只要林同志接受，政府將會答應一切他的要求。林同志毫不思索地告訴他“別浪費時間”，但是，這位“專家”還不死心，想看看會不會有意外“奇蹟”出現。可是，在意志堅強的林同志面前海德“專家”却施展不出它的魔爪，敗下陣來！

最後，這位終身國際特務機關兼金雞納的專門搞政治工作的“專家”却只能和林清祥同志談談音樂和英

國文學。

林同志好幾次告訴他，不必白花時間，還是讓我回去漳宜吧！

現在，林清祥同志又再回到漳宜的R.B.營。據瞭解，目前林同志正集中精神學習英文，他的老師是新大畢業生陳仁貴同志。

黨乞羅卜區立法議員，中央執委巴尼同志，經過幾個月在中央警署單獨監禁，最近也被罰去過幾天“好日子”，現在巴尼同志和林清祥一道監禁於R.B.營。

李總理下鄉訪問裕廊 南大學生會聯合各學會呈請願書

提出承認南大學位，公平支助兩大，尊重大學學術出版自由，
—— 公開審訊被捕同學及助學金五項要求 ——

(續上期)

(三)我們要求政府尊重大學學術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

大學必須具有學術自由的權利，這是舉世公認的原則。美國全國學統說得好：“大學的本質中便包含着學術自由的概念。”

學術自由具體地表現在大學內講學的自由，思想的自由，還有研究和閱讀各種不同學術著作的自由。不幸的是，客觀環境的種種限制，特別是53家出版物的禁令，剝奪了我們不少這方面應有的權益，限制了我們求知的範圍。

早在四年前，我們便對閣下的政府作出呼籲，放寬書籍的入境限制。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八日，學生會在大學論壇第十七期社論中便提出這樣的願望：“……有關華文參考書和教科書及其他一切有關學術研究的華文書刊，只取不涉

及政治宣傳的，都應該給予入口。我們願當局在有意協助南大提高學術水準下對這些問題給予實際的解決。”同年十一月廿八日，學生會發表“對南大問題的意見”，又一次“希望政府應該放寬教授和書籍的入境限制，只有這樣，才能更實際地確保大學水準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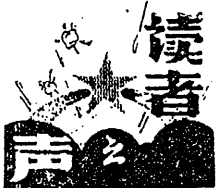
其後，學生會更直接上書閣下的政府，“希望政府當局能基於保障大學學術自由的完整權力，授予大學特權，對於大學圖書館所欲復購的各類書籍，自治政府應予寬待，放寬有關所需各類書籍的入口，方能對大學的發展，漸臻完善而帶其效能。”

遺憾的是，我們這些合理的要求，閣下的政府始終置若罔聞。

與此同時，閣下的政府却對我們發表同學鑽研心得、表現學術水準的刊物橫加摧殘。南大開辦至今

，歷史雖然短暫，然而，出版的刊物警報却不下六十種，數量冠於星馬各高等學府，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些書籍都是我們師生平日苦心研究的心得。我們雖不敢自誇全部是學術界的奇蹟，惟有不少是贏得世界先進國家的讚賞與好評，並鼓勵我們敢於攀登學術的巔峯。正當我們的勞動開始開花結果，正以百倍信心，加緊學習，期待有朝一日滿園春色、百家學術花朵在繁南園怒放的時刻，閣下的政府却在狂風掃葉的姿態下消和拒絕我們的一切出版准証，使我們的出版事業呈現一片凋零。這是高度壓制南大學術研究與出版自由的作法。這大大地影響我們學術鑽研的進行。

我們盼望閣下重視這些事實，重新檢討政府不當的政策。英國著名教育家巴克爵士說：“求知本為服務人羣，如果求知範圍狹窄（轉入第五版）”



別讓色情文化 再毒害青年

歐陽氏

上周四，一隊叫[披頭士]的狂人樂隊，自澳洲飛返英倫，中途在本邦機場停留時，千多名當地的[狂迷]，竟聞聲蜂擁至機場，且衝破了警察的防線，在貴賓室與機場大廈內橫衝直撞，嘶聲怪叫，狂哭狂笑，有如瘋子似的，完全失去控制。

據報導，[狂迷]百分之九十年齡都是在廿歲以下的阿飛男女，他們手執標語，寫着令人作嘔的詞句，嘴巴唱着色情的肉麻音樂。自己也絲毫感覺不到羞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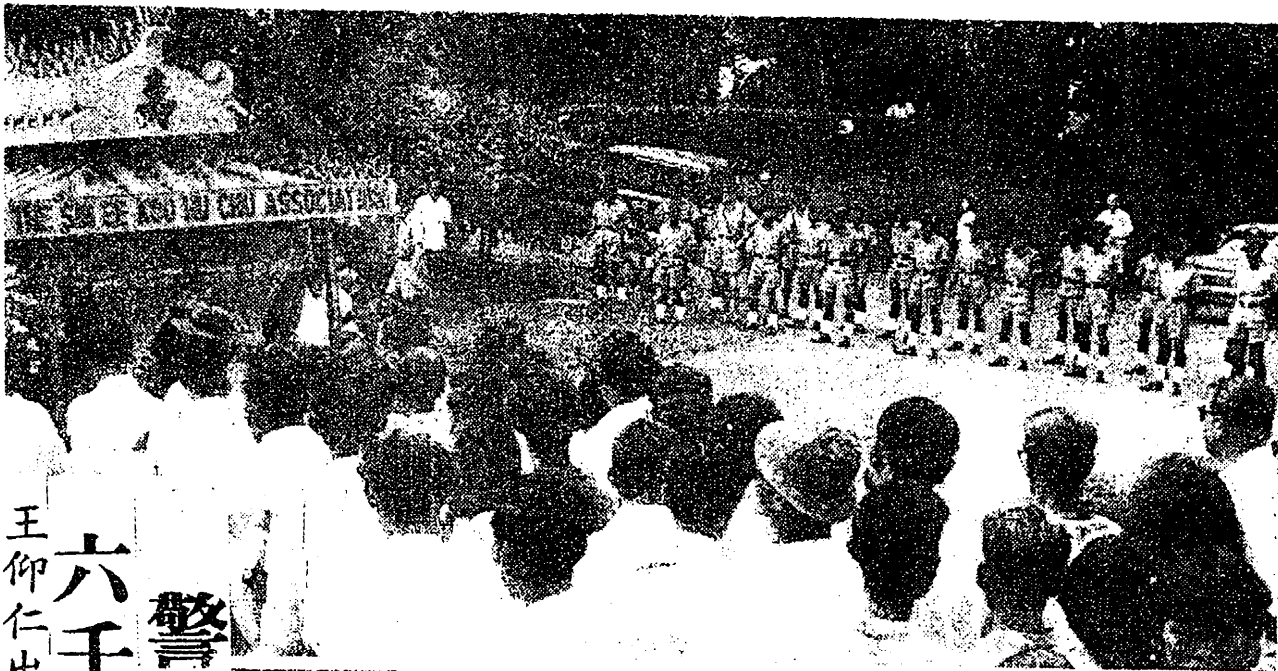
這真是世風日下呀！醜惡的色情文化是殖民統治者企圖麻醉群衆的藥劑。這些色情文化長久以來不知毒害了多少可憐的青少年，給社會帶來不計其數的危害。

一九五九年行動黨上台執政後，曾有一個時期，採取大刀闊斧的辦法，杜絕了黃色警報、電影、歌

曲的流行。但是，由於行動黨上層領導份子的動搖性，反對色情文化也就隨着它在政治上的投機反動派而消聲匿跡。色情文化有如還魂的魔鬼，再度在本邦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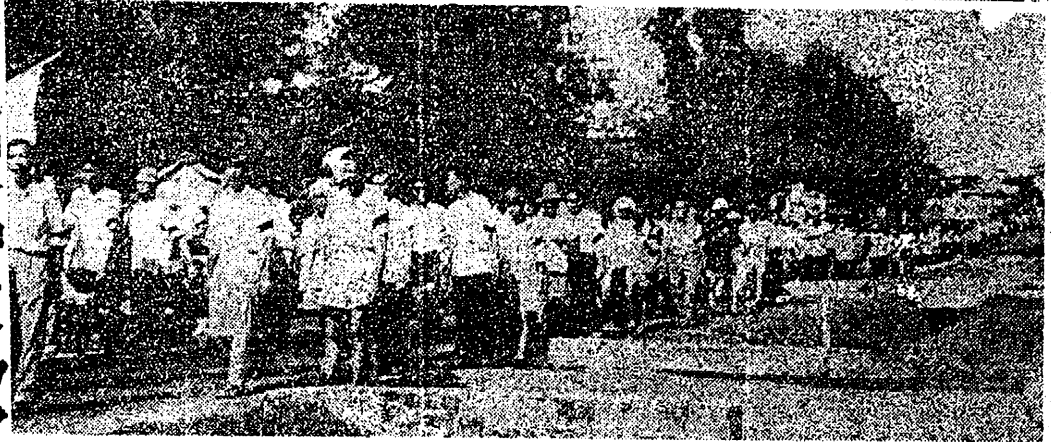
如果大家有稍微注意的話，總會發覺近來戲院里所放映的影片（特別是英語影片、日本影片）、書攤所售賣的書刊，夜總會表演的節目，色情味道是越來越濃。如果政府不加關注，隨着西方世界道德的日益敗壞，必然會影響到本邦的社會道德的低落與少年犯罪的激增。

在這里，筆者呼吁各界應重視此問題，同時政府應確實採取有效的具體措施，遏止色情文化的發展，首先政府要有誠意要有決心，並且應動員廣大群衆一起來做。其次，應鼓勵健康的文娛活動。否則，只空喊口號，結果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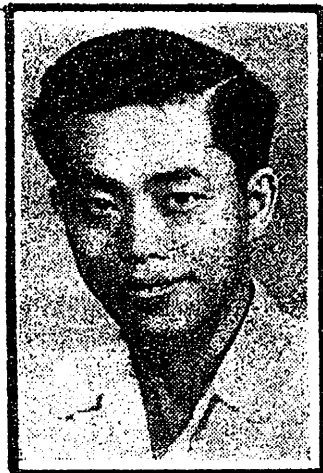


王仰仁出殯

警方如臨大敵 六千餘人誌哀



王仰仁怎樣死？ 至今仍是個謎！ 社會人士極關注 驗屍庭昨日開審



▲圖：王仰仁遺像



小圖：死者之父王應珍

（古晉消息）自上月十六日，一名政治拘留者王仰仁在一個秘密拘留所內突然身亡消息公佈之後，砂拉越社會為之嘩然，各階層人士均極表關注。尤其是被捕家屬。

上周，一部份政治拘留者家屬，曾致函聯邦秘書，提出保證被捕者人身安全，要求公開審判被捕者等五項要求。

現在死者遺體雖已安葬，但事件看來並非就此結束。廣大社會人士仍要知道為何會突然死亡的真相。

死者之年邁老父王應珍，本居住於詩巫，為一膠農，當聞悉其愛子死亡時，立即乘機來古晉。在他

見過其子屍體後，告訴新聞記者，他見到其子身體多處地方有淤血之跡，他肯定他的兒子不會是自殺的。他說他的兒子在五月十二日傍晚被捕之前，身體很強壯。被捕三十

多天，從未能與家人見面，萬料不到一個活活的青年，這樣一捕，便成永訣，死得好慘。

據報導，到目前為止，砂拉越政府中央醫院醫生仍未透露檢驗結果，因為有關報告將留待驗屍庭開庭時作為證據。

一個研審王仰仁死因的驗屍庭，原定於上月廿三日開庭，現由於各種原因，已展至七月二日。屆時相信當能有水落石出的可能。



部長兒子星大搞 民主社會主義俱樂部

星加坡大學百多名學生，最近曾欲集體申請加入該校社會主義俱樂部，並加以控制，目的達不到之後，遂搞了一個叫民主社會主義俱樂部相對抗。

據好幾位新大學生反映，好一個時期前，行動黨中的幾名部長，便在該校通過各種手段大肆活動。這些“民主社會主義”的學生，在校內分發油印宣傳品，破壞社會主義俱樂部，同時用恐嚇威嚇領取助學金的同學學跟着他們走，否則助學金將被取消。好多同學只好被迫服從。

目前所謂民主社會主義俱樂部中的數位委員乃是與行動黨某些部長有密切關係。其中一位吳××便是吳興瑞的兒子。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馬來同志 獄中學習華語

初級禁於渣宜監獄區 H A L 的兩位馬來籍來工作來賽齊哈里（前馬來先鋒總編輯）、胡申（罷工運動家）目前正在獄中進行寫作，準備出版著作。

據悉，賽齊哈里在牢獄中已學得一口流利的華語。

人民眼中 的警衛隊

行動黨政府利用印尼特工活動，在星洲搞了所謂警衛隊。據政府報告，參加者都是志願起來保衛家園。其實，據了解，參加者多數是三教人：（一）有些私會黨由於害怕被捕，參加了警衛隊，照他們的看法有了護身符，就不算什麼了；（二）一些印尼僑裔由於害怕被政府對付而參加自由行動黨介紹訓練者，不樂

中央國會下周一開會 憲法國內治安法令將修改 國防開支增加15,000,000元

下周一中央國會將舉行會議。這是一個值得人們關注的會議。在此次復會時，除了繼續發表一項聯盟政府對黑印關係的政策演說外，還將有數項重要法令提呈修改。這包括（一）修改憲法（二）修改國內治安法令及增加國防開支一千五百萬元等。

關於修改憲法，這是馬來亞自獨立以來第三次的修改憲法，目前中央政府還沒有指出將做怎樣的修改，總之，常聽告訴我們，該不會對人民有好處，值得人們注意。

國內治安法令是拿督伊斯邁以內政部長提出。修改的內容主要是針對進入大學的學生進行全面無理控制。今後凡是“進入高等教育機關求學之學生（指大馬路區），必

須向其所居住州縣之教育局長或教育主任領取一冊「適宜入學」之證明書」方得進入大學求學。修改法案中所指的高級教育機關包括馬大、星大、南大、工務學院及華安學院。

該法案通過後，將於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開始實施。

如果聯盟公然這麼做，所謂大學自主權與大學學術自由都將化為烏有。修改法案雖然說要州教育部批准才能入學，其實所謂“教育部”就是“政治部”。

國防開支將增加一千五百萬元。中央政府看來已準備要狠心把戰爭擴大而不尋求和平解決途徑。

加又不可。他們所以參加，只是怕本身不同利益被出賣，根本就沒有什麼保家園的思想。

最近，某郊外鄉村曾發生一個有趣故事。

有幾位年青人在某個晚上騎着腳踏車去宵夜。半路被幾位手執棍子的警察給大陣阻攔，警察人員向那幾位年輕人：「你知道我們是誰？」一位年青人答道：「我還以為你們是強盜！」

一個在政治上完全投靠反對政權的政府，要找到積極肯幹的工作人員是找不到的，更想人民會和它合作，更是難乎其難。

廠商工聯 被歹徒洗劫

新加坡廠商工友聯合會上月廿九日午夜，突遭三個來歷不明的歹徒侵入，當時該會管理會所職員被歹徒槍傷。事後，該會負責人已依報情報案。初級傷職員也進入醫院醫治。

據該會負責人稱，當晚歹徒逞兇後向破門進入財政室劫去該會受薪職員及會員月捐共五百餘元。該會正密切關注此次歹徒侵襲事件，並相信內中必有某種不可告人之因素。更令人奇怪的是，政治部人員却沒有說明理由而無故抄錄負責人及受薪職員之居民証。

聯邦八月強迫青年 進行軍事訓練

聯邦中央政府副總理敦拉昔於七月一日內閣會議之後，告訴新聞記者，政府已決定在八月間，強迫在國民服役登記下之適齡青年進行軍事訓練。然後再選出二千名編入武裝後備隊，準備在必要時派到北婆去當英帝國的炮灰。

聯合邦各階層人士目前正密切注視政府的新動向，人民不滿情緒正在不斷加劇。

（接第一版）

即政府將會對他採取行動。過去新大副校長史尼藤山被治辭職的事件是否會再重演，國內外人士都在嚴密的注視着。據說政府亦曾通知校方開除學生，這事是否屬實，亦尚待証明。但是，星馬兩地政府一路來的狂妄作法，不得不令人相信這些消息是有一定的根據的！



李光耀又罵又害怕

行動黨的李光耀等人經常喜歡指責別人為種族主義者，特別對那些不滿行動黨教育政策，對行動黨企圖把兩大變質的陰謀的人士，常常給套上種族主義，沙文主義的帽子。可是，自從行動黨參加今年聯合邦舉行的大選後，他們嘗到了真正種族主義者的味道。最近，巫統的領袖在本邦發表了幾次以濃厚種族主義色彩抨擊行動黨的言論後，可能是行動黨內有人都李光耀本人以懦夫態度對待巫統有所不滿罷！於是乎，李光耀不得不開口了，但是他罵又害怕。

李光耀在行動黨芙蓉支部開幕致詞說，印尼對抗馬來西亞的真正危險是它對本邦進行的種族主義宣傳。接着他再指出：「一部份巫統領袖，他們也在有意或無意地鼓勵這種種族主義的情緒……」

為什麼他更罵印尼呢？因為他怕得罪巫統有權勢的人。因此，先罵印尼以減輕巫統領袖的罪狀。而且，在談及巫統領袖的種族主義言論時，他只敢說是「一部份」，這「一部份」也只是「有意或無意」鼓勵種族主義情緒。其實，巫統

的上層領袖一路來就是採取反動的種族主義的政策，不但是在教育文化問題上，而且在政治、經濟、國家建設等問題上都是充分表現種族主義的色彩。說他們只是「有意或無意」更不像話。試聽聽巫統助理

秘書長於六月廿八日在裕廊巫統支部的整個講話內容；那是徹頭徹尾，一百巴仙的種族主義言論，充分證明他們「故意」鼓勵種族主義情緒。

李光耀這種罵又害怕的態度，只能表現了這些人欺善怕惡的性格而已。

我國人民都知道，種族主義最大的危險是來自國內的反動派，特別是來自巫統的領導層。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它，制止它。像李光耀等人對巫統的態度，只會令他們在種族主義的泥潭里被淹沒掉！

罵得那麼巧

這是發生在同一天的事。主角又都是星馬兩個執政黨的黨要。

六月廿八日，行動黨主席杜進才訪問檳榔嶼實利巴大廈時說：「在牙龍士乃有小部份馬來住民受印尼破壞分子的惡意宣傳，起來反對政府在該區的建屋計劃。在乞羅卜區，有小部份的馬來居民反對政府在該區的發展計劃……」因此，他促請人民注意印尼煽動份子企圖破壞大馬民族和諧之陰謀，應該提高警惕。

同一天，巫統助理秘書長阿里哈芝阿默在裕廊丹絨吉林巫統支部主持開幕禮時，當他談及行動黨政府城市重建計劃時問道：「為什麼行動黨不重建唐人街，那些房屋已經老舊了，而重建馬來人住的地方。」

這麼一來，巫統的助理秘書長

豈不成了印尼煽動本邦各民族不和諧的破壞份子了嗎？杜博士敢不敢公開證實他，並建議中央政府採取行動對付他呢？

其實，人民對誰是煽動份子，誰破壞各民族和諧關係，早已經知道了。恐怕不知道的是行動黨的黨要；或者他們知道但不敢說出來。

(接第二版)

，服務的能力也就有限。”除了政治宣傳品外，大學當局應被允許搜購世界各地各類書籍，充分保證不同思想、步調、觀點、派別的學說得到真正的自由研究，自由爭辯與互相印証，以協助大學生對於各學說研究比較融合貫通後，發揮自由獨特的見解，放射學術的光輝。而這些獨特的見解，學習的心得，應給予充分發表的機會，這樣才能幫助提高當地的文化水準，提高大學的學術水準。

如我們要求立即公開審訊被捕南大同學，無罪者應釋放。

被捕的同學，在校都是受愛戴的。他們都曾擔任過學生會或各學會的要職，竭誠為同學服務。政府逮捕他們，始終沒有提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沒有拿出任何具體的証據證明他們違反人民的利益。這種作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是非常不民主的。這是嚴重地侵犯了人身自由與安全的。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讓他們有

機會在法庭上公開為自己辯護，無罪立即釋放，而不應該像現在這樣，利用不着邊際的“違憲治安”等“罪名”拘留他們。在殖民地時代，捍衛民族教育，爭取國家獨立，隨時都會被隨意扣上“違憲治安”(！)的帽子。這是屢見不鮮的事實。因此，政府的確有必要公開而合理的審訊他們，以示公允。如果不經公開審訊，怎能判定他們有罪呢？

雖然，今天治安權力不是操在州政府的手上；然而，這些同學，有些是由閣下的政府親自逮捕的，有些是由州政府聯合中央政府逮捕的，於情於理，閣下的政府有責任敦促中央政府公開審訊他們，無罪立即開釋，而不應該讓他們蒙受不白之氣，繼續在獄中消耗他們的青春。

(五)我們覺得有必要對助學金說幾句話。

政府每年撥給南大的助學金，都是一延再延，雖經學生會一催再催，往往終費期限已過去了，還不

發下來。就以今年來說，直到第一學期第二次繳費截止了，助學金才發下。閣下想必知道，受助者都是家庭貧苦的學生，政府拖延頒發助學金，只有使他們陷於東竊西借的窘境，甚而迫得半工半讀，大大影響他們的學習與健康。我們希望，這種現象從此永遠杜絕。

更遺憾的是，每年政府都莫名其妙地撤銷許多同學的助學金。有關同學的成績並不差，他們去函詢問得到的答覆是“

”學生會去函詢問，得到的對待是不理不睬。利用公民繳納的賦稅資助公民的兒女求學，原是政府應盡的義務，如今，閣下的政府却毫不具理由任意撤銷同學的助學金，未免有失責任。我們祈望，這種歧視南大同學、不合理的作法，從此中止，並且要求政府從速無條件頒發助學金給那些被撤銷者。

我們誠懇地希望 閣下對上述意見給予充分的考慮，則南大幸甚！南大同學幸甚！



新興工業與工友生活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新興工業”在政府的大肆宣傳之下，是衆人皆知的新名詞。總聞報章，也常常看到吳慶瑞財政部長爲某某工廠舉行開幕禮，取發表演說。照行動黨的經濟政策，要解決失業，爲有工業化，而要工業化成功一定吸引有錢的老板（主要是外國老板）來道里開工廠。而要使到老板有興起來此投資，就要保證老板“有利可圖”。於是，五年免抽所得稅、自由調動資金，政府提供水電、道路及土地的方便條件、壓低工人薪金……就成爲行動黨政府推行工業化的基本方針。

工廠建立起來，當然是件好事，推行工業化，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更沒有人會反對。對於任何有助於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人們都會表示大力支持。但是，這裏問題產生了，推行工業化結果，是幫助改善人民生活呢？還是使星洲人民更進一步受到剝削？工業化結果是外國大資本乘機而入還是獨立的民族經濟的轉立？只有憑樣本試驗工業化，才不會犯上偏差，才能批評目前星洲國地政府所推行的工業化政策的本質。

目前裕廊一帶的工廠區，大部分是外國的資本，其中包括勢力雄厚的美國資本、日本資本（如膠漆廠、灰料、水管廠）及香港資本（主要集中紡織業、製衣業）。

在行動黨接待外資、投標外資

的工業政策下，這些所謂“新興工業”對工友的剝削是極殘酷的，而口口聲聲喊窮勞工的李光耀與慶瑞之流却閉着眼睛，默許資本家還壓壓。

例如某鋼鐵廠工人的薪水是比一般來得早，新工每天四塊錢左右、熟練的技工有的五塊多、有的六塊多。割鐵焊鐵技術工人，普通薪水一般是八九元至十塊錢左右，可是新興工業的鋼鐵廠的薪金却只有六元八角。

最令人不可動情的是女工的薪水，她們日薪二元至二元九角。以裕廊工廠區某紡織廠來說，每位女工新入廠日薪二元（什麼時候加薪，沒有一定制度，第一次加薪是三角），星期六沒有半工，雖然每星期每位工友可休息一天，但餐方却

採用輪流休息制度，這樣一來，星期天仍要工作的工友就無法獲得雙薪。

這間紡織廠的女工平均每月收入是在五十到七十元之間，如果扣除中餐及車費（餐方有囉甲單據，但只到一定地點），照想，這位每天工作八小時的工友，每月還能剩下多少錢維持生活？

至於休息時間也是極不合理，除了用中餐休息外，沒有再讓工友喝茶的時間，星洲其他工廠除中午休息用餐外，早上十時及下午三時是各休息十五分鐘至半小時讓工友喝茶。可是這間在政府直接資助下的“新興工業”却是例外。

由於工錢低，許多工友都盡力在吃方面節省。有一位紡織廠女工由於家有七個孩子，而薪水是二元，因此不得不節省些，每天中餐只吃些碎餅乾和白開水充饑。

有人說（在行動黨媚外的）「新興工業下慘慘面上看是解決部份失業問題，但實質上是爲外國資本提供更直接的剝削」。這句話該有一定道理罷！

本邦卅進步工會發表聯合聲明 強烈譴責中央政府 無理迫害南大罪行

本邦三十工人組織昨日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中央政府迫害南大的罪行，並且呼行動黨政府催促中央政府釋放無辜被捕者。

聯合聲明開頭說：「六月廿七日凌晨中央政府在維護安全的藉口下，出動了數以千計全部武裝戒備的軍警和政治部人員踐踏南洋大學，並扣押了五十餘位無辜的品學兼優的大學生和南大職工。中央政府這一軍警行動不僅破壞了學生們和平與寧靜的學習環境，而且根本違背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原則，嚴重抵觸剝奪民主的精神，使人們難以相信不是對民族教育的進一步迫害。中央政府這一行動，是令所有關心民族教育者和熱愛民主的人士感到切齒的，同時，也是給行動黨的所謂教育自主一記耳光，徹底揭穿了新加坡教育自主的騙局。」

聲明接續說：「我們更在此嚴重指出，此次規模空前的逮捕大學生的行動，是和政府企圖控制南大

、變質南大的陰謀分不開的。說什麼“共產主義存南大”、“大學生以維護華文教育煽起大漢沙文主義情緒推翻政府”等等，這類文告，無非是爲血腥的逮捕行動打掩護，爲政府迫害南大、摧殘民族教育洗脫罪名。是星馬人民看厭聽厭了的陰險煽動。我們願向中央政府提出忠告：南大問題完全不是整個民族教育的問題，這個鐵一般的事實，絕不是什麼“白皮書”與“文告”所遮蓋得住的。要求維護民族教育，民族和諧相處，是我國全體人民共同的願望、維護民族教育就像

維護民族本身的靈魂一樣，是每個富有民族骨氣者的天質。因此，所有提倡和自力發揚民族教育、要求民族教育平等發展、呼呀家長子女接受母語教育的人士，是該得到尊重與擁護的，絕不能把罪名份子或者大漢沙文主義，……等，莫須有的罪名加在他們身上。

我們對被捕者的人身安全感到憂慮，我們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公開提案所有被捕者，否則必須無條件釋放他們，我們願提議行動黨政府，現在不是你們拍掌叫好的時候，如果貴黨在假合併中學到的所謂教育“自主”，不是名存實亡的話，貴黨就必須譴責中央政府對南大的暴行，催促中央政府無條件釋放所有無辜被捕者。並要求中央政府保證不再繼續迫害南大，停止摧殘民族教育的一切惡毒措施。

聯合聲明接續說：「我們支持南大教務會轉呈懇，希望中央政府對這次被捕學生予以慎重考慮，如無特別事情儘早釋放他們。我們更希望南大理事會當局替無辜被捕學生申訴，持一種不偏不倚的立場，堅決創立南大宗旨，要求政府尊重大學自主權益，維護民族教育作出更大的貢獻！」